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一、關於語言哲學的概念內涵問題 ······ 一

二、中國語言哲學發展的基本軌跡與特點 ······ 五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

先秦時代中國語言哲學初步發展之成就 ······

一、發展概況與發展特點 ······

二、名無固宜，約之以命：名實辨 ······

三、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語言與思維諸關係問題 ······

四、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語言與社會環境諸關係 ······

五、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關於語言的意義 ······

- 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關於文字起源諸問題 四三
七、六鶴退飛過宋都：詞法句法諸問題 四六

第三章 活水源流隨處滿，東風花柳逐時新：

- 兩漢時代中國語言哲學深入發展之實績 五七

- 一、學術發展特點與時代特定氛圍 五七
二、明明、斤斤，察也：《爾雅》的語義求解 六一
三、黨、曉、哲，知也：《方言》的曲通萬殊 八一
四、王，天下所歸往也：《說文》的據形索義 九三
五、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釋名》的因聲求義 一二一

第四章 梁塵寂寥燕歸去，黃蜀葵花一朵開：

- 魏晉南北朝中國語言哲學發展趨於平淡之情狀 一二九

- 一、發展情狀與歷史背景 一二九
二、兩漢學術的繼踵：《廣雅》與《玉篇》 一三四
三、宏觀語言哲學的新理論：顏之推的學說 一四四

四、微觀語言哲學的新景觀：音義學的勃興 一四七

第五章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

隋唐時代中國語言哲學發展開拓轉型之軌跡 一六五

一、學術偏向與時代風尚 一六五

二、宏觀語言哲學理論的沈思：劉知幾的見解 一六九

三、音義學的力作：陸德明的《經典釋文》 一七三

四、音韻學的繁榮發展：從《切韻》到三十字母 一七九

第六章 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宋元明時代中國語言哲學發展偏向競進之實況 一九七

一、發展現狀與內在緣由 一九七

二、宏觀語言哲學的新學說：從王聖美到胡長孺 二〇〇

三、自張一軍的蔚然大國：音韻學的世界 二〇七

四、後起之學：語法學專著《語助》的問世 二五一

第七章 舊學商量加速密，新知培養轉深沈：

清代中國語言哲學拓進發展之氣象

一、學術研究走向與時代歷史氣候	二六一
二、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古音學的輝煌成就	二六七
三、討源溯流，述古常新：語義學的累累碩果	三〇〇
四、承前啟後，繼往開來：語法學的開拓發展	三二四
主要參考書目	三五九
後記	三六三

第一章 緒論

一、關於語言哲學的概念內涵問題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年）曾有句名言云：「語言是人類最古老的紀念碑。」因為語言與人類有著同樣久遠的歷史，是一種最普遍的社會現象，是人類生活的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突出表現。因此，要研究人類歷史，就不能不研究人類的語言。

正因為語言在人類發展與人類生活中有著特殊的意義與作用，所以自古以來，人們就驚異於自己的語言能力、語言現象以及語言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對語言存在有種神祕感，對語言以及語言的記錄符號體系文字的崇拜與禁忌在世界各國語言中都長期存在著，直至今日在一些落後的少數民族或部落中語言「塔布」（taboo）現象仍然存在。在中國古代，不僅有對於文字的創造所產生

的「驚天動地泣鬼神」的神話，而且還有孔夫子孔聖人對語言作用的一番誇大其辭的名言，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①又云：「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②在孔夫子心中，語言的作用似乎已到了關乎國家治與亂的地步。而在西方，關於語言的神話則就更多了。如《聖經·創世紀》中有「巴別塔」（Babel Tower）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一例。故事云：挪亞的子孫遷至示拿，在這一帶平原定居，彼此商議合造一城和一塔直達天上。上帝惟恐彼等今後將無事不成，於是混亂其語言，致使互不相通，於是四散，塔城終不成。這種神話對語言重要性的強調與誇大，遠比中國的古人為甚。甚至在西方文學中，還出現了諸如德國詩人蓋奧爾格這樣的著名詩句：「語詞破碎處，萬物不復存」（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acht）。③幾乎將語言的作用與力量神話到了極致。

不管這些東西方的先哲們的話是否具有合理性，但語言的特殊作用與其神祕性確是自古迄今的所有學者所公認的。正因為如此，在西方，早在古希臘時代，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就十分注意語言問題，他們對於概念與範疇的分析就是結合語言進行的。特別是柏拉圖，不僅十分重視語言問題，而且還從多方面分析了語詞和句子的意義。他在對話《克拉底魯篇》和《智者篇》中，論述了語言與自然事件和人的心靈之間的關係，以及語言表達式的正確與錯誤的問題；在《理想國》中，還專門討論了「語言上的謊」和「把謊話粉飾成真話」是怎麼回事。另外，柏拉圖還研究了定義、命名、同名、異名等問題。他把對理念（idea）的研究以及理念與具體事物關係的研究

同語言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定義的對象不是感性事物，祇能是理念，感性事物是按理念來命名的。這樣，理念一詞是指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中的本體，它是一個「通名」或「共名」，具有「以一統多」的性質。因此，凡參與同一個理念的事物，「其名亦同」。實際上，他是認為：名詞的意義是一種理念，這對現代西方的一些語言哲學也是很有影響的。^④無獨有偶，幾乎與古希臘哲學家探討語言哲學諸問題同時，中國先秦時代的哲學家們也開始了頗為熱烈的語言哲學的討論。如老子、孔子、荀子等人對「名」「實」關係問題的見解，荀子對語言與思維關係的學說，墨辯學派對概念、判斷、推理等問題的探討，等等，都是結合著語言問題進行的，與古希臘學者所討論的問題一樣，都是屬於語言哲學的研究。

雖然對語言哲學的研究在東西方都已有著悠久的歷史，也有不少值得重視的成就；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學者對「語言哲學」這個概念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西方哲學界的許多人認為，與哲學中的其他許多領域相比，對語言哲學的界說很不嚴密，它不具有一組賴以構成一個整體的、清楚明確的原理。它祇是由哲學家們研究的某些語言問題鬆散地連結而成的集合體；對於這個集合體，很難找出任何明確的標準以便把這一類問題與語法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所研究的問題截然區別開來。^⑤有些從事於編輯語言哲學讀物的學者如羅森堡（J. F. Rosenberg）與特拉維斯（C. Travis）甚至說：「我們不知道如何給語言哲學作出適當的說明，而且據我們所知，其他任何人也未能作出這樣的說明。」^⑥儘管如此，但目前大部分學者基本上是將「語言哲學」大致看

成是哲學的一個學科或領域，認為它著重從哲學角度研究語言的一般性質和狀態，研究語言的一般特徵，研究名稱、語句、指稱、意義、真理、言語行為、必然性和意向性等問題。因此，語言哲學不僅包括對語詞和語句的分析，對指稱理論、意義理論和真理理論的探討，還包括對言語行為的研究，對語言的使用和語境的研究，對語言與意向、信念等心理因素的關係的研究，對各種隱喻、甚至包括語言與實在、語言與思想和文化的相互關係等等的研究。^⑦

由於「語言哲學」的定義至今未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因此，這裏我們必須首先界定本書所指稱的「語言哲學」的概念內涵。概括起來說，本書所說的「語言哲學」，包括「語言的哲學」（Philosophy of Language）與「語言學的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兩個方面的內容。前者是指對語言的根本觀點，包括對於語言的起源以及語言的記錄符號體系文字的起源、語言的本質、語言的意義與作用、語言與思維的關係、語言中的詞與客觀事物之間的關係，以及各種有關語言的理論問題等等的認識與學說、理論；後者是指對語言的具體問題如語音、語義、語法以及文字的具體研究的見解。因此，前者又可稱為宏觀語言哲學，後者又可稱為微觀語言哲學。

雖然這一「語言哲學」的定義頗與現代西方學者所說的語言哲學的概念有些差異，但是既然目前沒有明確統一的定義，筆者自然可以自立一說，破除所有的糾葛，按照上述我們自己的「語言哲學」定義，來認真審視一下中國古代語言哲學發展的歷程與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存在的不足。也就是說，這本《中國語言哲學史》是根據筆者自己的「語言哲學」定義而寫成的。雖然不一定十分妥切，但

既然已經明明白白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幟，那麼「自成一說」也就未嘗不可。這便是筆者所必須首先說明清楚的。

二、中國語言哲學發展的基本軌跡與特點

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自先秦時代迄於清末，其間經歷了六個發展階段，每一階段的發展都各有其自身的特點。

先秦時代，是中國語言哲學發展的初步階段。這一階段，雖然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還不成熟，但卻初具規模，而且呈現出勃勃生機。由於這一時期正值中國社會急劇動盪的春秋戰國時代，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思想、學術最為自由的時代。伴隨著政治、思想、學術的百家爭鳴的時代氛圍，中國語言哲學特別是宏觀語言哲學的發展出現了可喜的成就。在這一時期，老子、孔子、墨子、荀子、楊朱、尸佼、尹文子、呂不韋、公孫龍等著名哲學家都對「名」與「實」的關係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表現出難能可貴的探索精神，特別是荀子所提出的「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⑧的觀點，將語言的社會性之本質屬性作了精闢而深刻地闡釋，是對中國語言哲學發展的重要貢獻。其他如關於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問題、語言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問題、語言的意義問題、語言的記錄符號體系——文字的起源問題等等，先秦時代的語言哲學家們都作了探討，其

中不乏有精闢的見解。如孔子、荀子對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問題的觀點，《易經·繫辭傳》的作者對文字起源問題的見解等，都相當有價值，值得我們重視。另外，在微觀語言哲學方面，這一時期的成就不大，但其研究的觸角卻十分有意義。如《夏小正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等書對漢語句法結構、動詞的性質、詞的語義等的分析與推究，就非常有價值，它對後來漢語語法學、語義學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與啟發作用。

先秦時代，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特點，就宏觀與微觀比較看，宏觀方面的成就大於微觀方面，而且對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影響也大。但是，若就整體看，這一時期的宏觀與微觀語言哲學的發展都呈現出非自覺性、非系統性的特點。之所以如此，這是因為這一時期沒有職業的語言哲學家，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的語言哲學問題的探討，都是討論、論述其他政治、哲學問題或闡釋經典時順帶而及的，所以其研究與論述不可能是自覺的、有系統性的。

兩漢時代，是中國語言哲學的深入發展階段。這可以《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等四大書的出現為標誌。不過，應該指出的，不論是求解語義的《爾雅》、曲通萬殊的《方言》，還是據形索義的《說文解字》、因聲求義的《釋名》，其主要成就都在微觀語言哲學方面，宏觀語言哲學方面的成就卻極少，祇在諸如《說文解字》等書的序中可以略見一點漢人語言哲學的些微思想。因此，兩漢時代，中國語言哲學的深入發展主要是在微觀方面，這是這一時期中國語言哲學發展的根本特點。

那麼，兩漢時代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為甚麼出現局限於微觀方面的特點呢？箇中原因不難理

解。因為兩漢時代，特別是漢武帝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之後，漢代的各種思想的發展受到了極大的箝制，諸子百家爭鳴的自由氛圍已不復存在，自然宏觀語言哲學的諸般思想亦不易產生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思想不自由的時代，學者們都會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上，而不會奢談甚麼理論問題。由於兩漢時代思想的不自由，加上又是儒家思想獨尊的局面，這樣在儒家注重務實、積極進取的思想與精神的影響下，學者們便多半將精力投在了對具體學問的研究上了。這個，恐怕就是兩漢時代中國語言哲學出現微觀方面深入發展的特點之原因所在。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語言哲學發展趨於平淡的階段。這一時期，無論是宏觀方面，還是微觀方面，都較先秦、兩漢時代遜色不少，發展趨於平淡。稍微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音義學發展較為繁榮，出現了不少音義學著作，其中李登、孫炎、郭璞等人成就尤為突出，在中國語言哲學發展史上有了一定的地位。

那麼，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為何會出現衰退平淡的格局呢？為甚麼這一時期祇有音義學一端出現繁榮發展的情形呢？關於前者，不難理解。因為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不安的時期，也是朝代更迭十分頻繁的時期。在這種時代環境中，學術的發展是十分艱難的，因此不可能有大的學術成就出現的，中國語言哲學在這一時期出現發展的停滯、平淡局面是可以想像的。至於後者，也易於理解。魏晉南北朝時代，特別是魏晉時期，社會現實十分黑暗、政治鬥爭十分殘酷，很多學者皆規避現實，崇尚老莊，談玄注經蔚然成風。加之魏晉南北朝時代佛教盛行，佛經翻譯

漸多，中國學者開始從梵文中受到啟發，結果導致了反切的發明。這樣，反切成了這一時代的學者為經傳注音的方便工具。由此，促進了以注音釋義為目標的音義學的繁榮發展。

隋唐時代，是中國語言哲學發展開拓轉型的階段。這一時期，宏觀語言哲學方面沒有甚麼大的建樹，與魏晉南北朝時代大致相同。微觀語言哲學研究方面，主要以音義學與音韻學為主。但是，此時的音義學已遠不如魏晉南北朝時代那般繁榮了，而祇有陸德明、孔穎達幾家較有成就。而音韻學則後來居上，發展相當迅速，並呈現出十分繁榮的局面。陸法言《切韻》面世後，在唐代陸續出現了很多韻書。現據文獻記載的唐人韻書就有幾十種之多，其實際數目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說，從整體上看，隋唐時代已進入了音韻學的時代，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在此時已呈現出了轉型的跡象。

那麼，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為何在隋唐時代發生轉型而使音韻學大加繁榮呢？這一點，從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是十分易於理解的。隋唐時代，特別是唐代，是中國詩歌高度繁榮發展的時代。由於唐代普遍地重視詩歌的社會習尚，特別是唐代以科舉取士的制度，更加促進了唐代詩歌的高度發展。但是，詩歌是要講究押韻，講究平仄，講究聲律美的。由於這一要求，詩人與舉子們作詩就必須要有參考的依據。這樣，韻書的編製就顯得十分迫切了。正是為了適應這種文學發展與科舉考試的現實需要，加上魏晉南北朝時代以來反切的發明、漢語四聲的發現等為韻書的編製提供了條件。因此，在隋唐時代特別是在唐代詩歌高度繁榮發展與科舉考試的現實需要的大背景下，這一時期的韻書編製便大加繁榮起來，由此中國音韻學便在此時開始繁榮發展起來了。